名山藏

名山藏卷之四

臣何喬遠恭輯

典謨記

太祖高皇帝四

十八年二月以陰雨久晦雷電閃作詔中外百司下至編民卒伍苟有所見皆得盡言丁巳太傅魏國公徐達薨追封中山王賜諡武寧三月壬戌朔上御奉天殿策士甲子傳制唱名時廷對者四百七十二人擢丁顯第一自是始重進士之科命内外羣臣有親歿官所者有司給舟車歸葬著爲令命内外諸司官

有善績著聞者禮部揭其鄉之旌善亭有顯罪者刑部揭其鄉之申明亭六月丙午月食上日天下府州縣官歲一朝勞且費其令與布政按察二司皆以三年詔曰天道以有餘補不足人乃以不足奉有餘嗚呼罪盈自己惡慈人神天譴既臨尚造多非如戶部侍郎栢閭部等刑部尚書惠廸侍郎脩閭部等兵部侍郎志閭部等工部侍郎至德閭部等禮部侍郎瑁閭部等贓貪亂政賄賂屯集罪已分明尚掩殺身之討妄指善良爲寄贓所朕設官造民業不勝任又且罪盈法占天討以除民害愈加害民必欲除奸復生

奸甚實朕不才之致凡我天下良民憐朕不敏書不
云乎天位艱哉仰觀俯察寢食不安惟圖康民人心
若此自詔以後大赦吾民所有不赦唯是奸貪七月
丹徒縣知縣胡孟通縣丞郭伯高金壇縣丞李思進
坐事當逮縣耆民楝等詣闕舉留特釋之人賜勑書
勞酒一尊復賜楝等酒而諭之曰朕孜孜求賢分任
方隅多失厥職方欲窮罪而更張之爾等列爾令丞
善狀嗚呼昔人君巡狩四方詢民知政朕今坐而得
縣官之賢官得其人朕復何憂特勞爾酒爾其合享
之時州縣官有當去其父老詣闕乞留者皆賜勑奬

留加賜衣幣命禮部國子生患病者官給藥醫久不治者行人送還其家八月載邠州姜嫄公劉之廟於祀典上曰諸功臣京師既有賜宅鄉里尚仍故居老而歸於禮不稱禮部其人賜鈔萬錠俾還家冶第九月上聽文淵閣大學士朱善講易家人卦曰齊家治國一而已矣要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恩嚴則無失上諭戶部臣曰先王之世民耕婦蠶無異物之遷是以水旱不虞饑寒靡困自什一途開淫巧技作而後農桑業廢朕思足食在禁末作足衣在禁華靡其申明天下各守本業毋得游食庶民毋得衣錦繡上

月御製大誥頒示天下翰林院待詔孔希善言孟氏子孫有以罪輸作者二人上遣還諭工部臣曰孟氏後甚微賤或死亡行凋盡矣凡在輸作者爾等詢問有出自聖賢即便釋遣陞宜興主簿王復春爲常州同知遣吏科庶吉士楊靖勅勞之曰爾羞朘下民之膏希獨上官之欲方今鮮此尚竭乃心用光初志十一月河南水山東北平雨澇皆免今年田租十二月詔曰向令有司舉聰明正直之士至者多孤朕望朕聞古者選用孝廉孝者忠厚愷悌廉者潔己清脩如此則可以從政矣其令州縣凡有孝廉聞鄉里者正

官與耆民以禮遣送京師遣行人王本勑諭建陽知縣郭伯泰縣丞陸鎰曰昔古人臣立志忠君在內則和而不同在外則不避權勢所以上昭主德下福民生通政司言爾伯泰鎰持法愛民靡所撓息嗚呼忠志之道朕今見之特命行人勞爾酒醴陞爾伯泰爲泉州府同知鎰福州府通判尚堅乃心厥有終始

十九年上坐東閣與侍臣論天人之際上曰天人無二人當以心爲天論儉上曰不可儉者祭然不可瀆不可儉者賞然不可濫三月御製大誥續編及省躬錄成令四民各守本業醫卜者土著不得遠遊游惰

不業若舍匿他境遊民者皆遷之遠方五月命光祿寺買辦物料視民間交易價錢每多十文爲民利息嘉興縣知縣畢輝縣丞齊搏執法當官不容奸惡賜勑書酒醴行人王良承遣齎貨常州府官范好古言於上勞好古酒醴械良罪之六月詔曰朕有天下十有九年方域底安奸臣間之恩本施而弗及德將布而阻行舊歲大誥頒行民從朕命奸擾吾民者循治而斂跡監生職任於諸州想吾民樂生有漸矣特命有司存問高年撫恤無告篤疾殘廢者收入孤老院歲給之民八十九十無公私之辱非隸卒娼優貧無

產業者八十以上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歲加賜帛一匹絮十斤田業僅自贍者給酒肉絮帛如之富實人戶應天鳳陽二府民八十以上賜爵社士九十以上賜爵鄉士天下民人八十以上賜爵里士九十以上賜爵社士皆與縣官平禮免其雜泛差役正官歲一存問月遣教官生員詣門送賜給粟毋得陳腐約民誠敢有冒年受禮尚者家族誅曾被公私辱慝者如之所在鰥寡孤獨果有田糧有司即與除去差撥無者歲給米六石孤無依者責令親戚收養無親戚者責令鄰里累年開邊有勞或矢石

傷殘或因因傷身亡兒女見存者優免三年垛集上軍因傷殘疾者優免軍役三年因傷死者優免十年入爲民籍雜泛差役更免三年官軍從征戰殁者恤賞其兒女襲父職者陞一等勅曰爲官涖政非權無以馭下迂儒俗士官名而已若中正有豪傑氣者當設施公道健卒奸胥毋敢褻侮不則治以刑蘇州知府王觀同知曹恒經歷王聊當廳捶死猾吏錢英如此甚當則政行令止境內肅清美哉有爲安民有日矣特遣行人白思中齎勅勞禮尚篤斯志共永高明以都御史詹徽通政使蔡瑄左通政茹瑺工部侍郎秦

遣戶部侍郎楊靖往浙令有司覆其家諸郡縣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下者禮送京師禮部郎中房袁奏人至六十者今不宜再請奉送上曰古之耆人雖不任以政至其多閱而廣聞政當詢之讜謀益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可置翰林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可用於六部及布按二司八月命吏部選近畿富子弟赴京補吏製德懿熙三祖帝后袞冕冠服命皇太子修[illegible][illegible]之陵裝而瘞之十月諭兵部臣曰大小有功武臣子孫今 世襲食報然有身沒子幼者或亡子有幼女又有父母老無依者此皆可

憫今後亡故軍官子女幼者給全俸聽其家子襲職女嫁人乃罷父母老者亦給全俸終身著爲令頒垂戒錄於羣臣其書采古之悖臣以爲戒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詔自今應死重囚俱令大理寺覆奏聽決造通濟聚寶三山洪武等門修五勝渡起社家庫白水橋雙橋高橋置象房黑窯改建崇山侯薪等第宅築後湖城及中山岐陽二王黔國公舊宮六部團牆廊房街道並用罪人輸作御製大誥三篇成頒天下詔武官謫戍雲南遼東者縣次資給之

二十年正月命宋國公勝爲征虜大將軍潁國公友

德爲左副將軍永昌侯玉爲右副將軍南雄侯廣定遠侯弼爲左參將東川侯海武定侯英爲右參將率師二十萬征故元將納哈出於金山焚錦衣衛刑具曰訊鞫法司事也將令錦衣衛審重罪者欲先得情耳豈令鍛煉耶己未修闕里孔子廟甲子大祀禮成天氣澄朗上悅二月命將軍衞士日習射于午門御註洪範成三月上曰進士國子生皆朝廷所培養初仕即有犯法者雖欲改過亡繇自今雖犯死三宥之五月諭兵部臣曰軍士月米一斗身後罷給或父母老兒女幼何自存是皆效力國家困可不恤勞可

不報自今身亡父母兒女無依者並優給之上謂刑
部尚書唐鐸曰有司犯者欲盡法治之人謂刑重不
則靡所忌古云書用識哉欲並生哉自今犯輕者悉
宥之徙流及雜犯死罪皆令戴罪復職有至再三者
亦錄其罪而復其官六月大將軍馮勝諭納哈出降
之閏六月申養老之政於天下令民間講習大誥三
篇七月詔內外武臣有子孫襲替而亡再無應襲者
給全俸贍之有子孫坐事謫戍亦宥其罪令自立功
給俸如故八月鑄文籍關防印 記曰故以防欺偽若
果正人君子又焉用是詔民年二十以下者方與落

髮爲僧試事京師寺三年考其潔脩而後度之詔陣亡小校雖無功亦給其家原俸百日九月封納哈出爲海西侯置大寧都指揮使司及大寧中左右三衛命永昌侯玉爲征虜大將軍延安侯勝爲左副將軍武定侯英爲右副將軍進討殘胡十月封朱壽爲舳艫侯張赫爲航海侯重建歷代忠臣廟成詔軍士置營居各從其衛所毋越伍離次辛酉月食遷南方學官之有學行者往教於北方增廣北學生員復其家召嵩勝班師罷就第十一月上曰蠻夷遣子朝學慕禮義也囉囉生阿眾等三人宜令歸省所以教之孝

第賜而遣之十二月大誥武臣
二十一年春正月上曰爲國以任人爲本奸者才不
恕賢者疵不棄故諸城縣知縣陳允恭以簿書過謫
戍比有言其治縣時能愛民吏部其召還復其官有
自青州還者言青州饑雖已賑尚艱食上愍賑之遠
其官吏之不以聞者二月命有司犯死罪者雖未入
流品必奏聞而後得逮治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
三月乙亥上親策舉人賜任亨泰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建題名碑于太學上謂侍臣曰驕凶德也甲子
方所論黔謂不然蓋君子以恭敬爲本西平侯沐英

討百夷思倫發平之四月蘭陽縣民陳濟樵等二人年百歲賜里仁冠黑角帶員領衫月給酒三斗肉五斤歲加帛一疋絮一斤南皮縣民李敬先等年九十餘月給酒肉如之皆復其家詔縣官時加存問自是以爲例藍玉逐虜補魚海敗之降其衆獲其王子妃等若而人己未月食五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六月賜安慶侯仇成書曰朕創業以有天下唯卿勤勞邇年海宇雖寧尚有弗庭之夷累卿髙年久鎮邊陲東西攻守無寧歲近喜廓清方將偃師修文同卿華居美食忽聞感疾實疚朕心是用遣人存問嗚呼征討之

將櫛風沐雨所自疾也尚愼藥節者副朕至懷勑諭武臣曰朕觀國初諸將收撫士卒或一二十人或百人至四五人皆視如兄弟愛如骨肉以故爭先効功所向克捷人稱善戰不知繇其善撫士今爾等居位食祿並爾能皆爾祖父貽爾慶爾則不念祖父富貴繇士卒時或苦虐使不傳心敗國喪身職此之繇夫虐下不仁敗國不忠亡先人積不孝曷不思之因須賜軍士護身勑述始終之際艱難之故秋七月頒賜天下武臣大誥令其子弟誦習使它日知撫教軍士以稱保全功臣意八月罷天下府州縣耆宿還澤潞

二州民無田地者於彰德眞定臨清歸德太康諸閑曠處屯耕自便免賦役三年戶給鈔二十錠備農具大將軍藍玉偕征北諸將還朝戊辰賜宴奉天殿上曰元運既終殘胡無知猶立王庭欲爲不靖命爾諸將往征漠北遂空民息轉輸軍銷鋒鏑皆爾等克用朕命以底成功諸將頓首謝上悅賦平胡詩二章命群臣和是月御製諭武臣勑凡八條九月令天下衞所督兵屯田十月丙辰日食頒武士訓戒錄十一月賜國子監生鈔俾製冬衣造別室百餘間具竈釜牀榻以處諸生有疾者給役膳夫二十人須賜武臣保

手勅

二十二年二月禁武臣預民事賜平陽縣知縣張礎

勑曰乃者金鄉衛造軍器擾民爾礎執法即具聞朕

朕深嘉歎特遣齎鈔三十錠內酒一封至爾領焉東

川蠻越州阿資的叛命穎國公傅友德爲征南將軍

與西平侯沐英討之既平三月友德還軍使與諸將

分駐湖廣諸要地休士且示控制於諸蠻改給事中

魏敏卓敬等八十一人爲源士四月命杭湖溫台蘇

松諸郡民無田者就耕淮河以南及滁和諸州給鈔

二十錠免賦役三歲賑萊兗九江湖廣諸郡貧民起

山東流民居京師人賜鈔五月置道泰寧朶顏福餘三衛指揮使司於兀良哈之地以居降胡六月上退朝謂侍臣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常慮患乃不及患車行峻坂而仆平地保天下者亦如御車命孝廉茂才年四十以下者於行人司差遣以試其才八月詔天下府州縣舉高年有德識達時務言貌相稱年五十以上者一人更定大明律九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廷臣有言比來儒士起自田里擢用驟峻非朝廷愛重名爵之意上曰朕患不得賢耳若伊尹出有莘孔明起隆中豈嫌驟哉十月上諭吏部曰比歲受祿之人

有因小過罷者此皆昔日久居學校教養已成之士成才至難其悉錄用之增建國子號舍以居諸生之有家室者十一月上與翰林學士劉三吾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當以威制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而已矣蓋德以化君子威以制小人海州同知陳龔福坐事當戍上念其故元御史大夫福壽子宥而擢之官仍賜鈔上與侍臣論進君子退小人兵部尚書沈溍對曰君子小人猝未易識上曰良玉委泥色澤不變君子在衆德操自異今州縣里選者年有德民人以次來朝既

往隨朝觀政三月遣歸
二十三年正月肅清逆黨榜列勳臣凡五十七人二月命六科給事中父兄伯叔來朝觀政歸以告諭其鄉里子弟使爲善無犯法人予鈔遣還詔自今有司過誤犯者至三犯亦紀罪復職沅陵縣主簿張傑坐謫作日陳有老母守節乞宥罪歸養許之命禮部榜母節於天下加傑祿秩爲養資三月燕王與征虜前將軍傅友德等率師出塞至迤都降故元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忽哥赤等及其名王酋長男女數萬帳駝數千羊馬亡算閏四月悉徙其部落入關乃見

不花等入朝授指揮等官其故部下家屬皆賞賜之除百官碁年奔喪之制五月上念諸將老柰遣還鄉賜黃白二金鈔若衛太師韓國公李善長賜死西南夷土官皆遣子入學命擇天下隨朝老人有幹局者齎鈔諸府縣同所在老人羅穀備凶六月先是賜公侯伯入卒自十有二人曰奴軍至是遣還鄉設百戶一人統之後設備其家盡公侯之世給屯戍印俾自耕食復賜之鐵册名鐵冊軍右軍都督僉事王肅坐事當死自訟于上前上曰知自訟其將復爲善貸之七月河南決賑恤被災家萬五千七百餘戶勅法司在

外死罪與犯者具狀申刑部議定遣官審决免死者輸作京師八月給事中有爲士者上問宜何官對曰宜牧民問所長對曰年少才高勇於敢爲上曰才高者多過中勇敢者少循理其養於學而後用之詔毋以吏卒充選舉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命開國功臣死後皆追封三代賜布政司都司衛所府州縣公宴節錢凡天壽聖節正旦冬至節日皆有宴賑湖廣饑十月刊行韻會十一月選耆民授府州縣官上諭兵部試尚書茹瑺等曰朕虛心待人汝等當思盡言不宜容默苟順無利於天下十二月諭刑部自今犯十

惡并殺人者論死餘皆輸粟北邊贖罪力不及者爲
併輸于還家備資以行罷天下歲織段疋賞賚用絹
帛有匱乏卽就織造於京師購遺書

二十四年二月上謂侍臣曰朕閱漢書以爵賜民至
二級三級者聽民轉移與子甚無謂也夫爵所以命
有德禮曰賢以制爵于無賢不肖賢人君子何勸焉
命戸部凡武臣死罪而宥者給半祿笞杖徒流而宥
者全給死而有子孫者亦給之種桐椶漆樹於朝陽
門外鍾山之麓三月戊子朔日有食之上謂廷臣曰
朕發庫中古鏡十餘鑑多失眞召工問之皆莫能答

最後一工曰範模不正朕惕然悟君心焉上御奉天殿策會試中式舉人制策曰昔列聖相繼大一統而御宇立綱陳紀禮樂昭明當垂衣以治何自弗寧少壯盡行內縣華夏外戍八荒牝馬胎駒于行伍旌旗達歲於邊陲今欲罷器械絕遠戍垂衣如古又恐蠻貊生齒之繁不數十年爲中國患及此之時當恨今日可乘之機與止未判孰可孰不可爾諸士論之時廷對三十一人擢許觀爲第一上諭皇太子諸王曰天行不息君當體以孜孜怠惰侈肆而欲長保未之前聞昔元世祖西討東征以能混一華夏順帝偷淫

而遂失之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命齊王榑率
護衛騎兵圍獵開平近地諭之曰山東兵皆從總兵
官備左總調發有戰鬬可自為隊或在其左或在其
右有勝敵則當先無勝敵則繼後奏凱之將寧使諸
將言功諾天下貢茶不得碾揉為大小龍團茶戶採
進多預有司茶以建寧為上曰探春曰先春曰次春
曰紫筍並著為歲額四月靈璧丞周榮以事逮繫父
老赴闕舉榮善政宥之賜鈔錠衣襲與父老皆宴遣
之黎峙縣奏逃民三百餘戶累招不還乞逮捕之上
曰民窘衣食或迫苛政耳逃固不出吾域中情而末

作則逮捕焉冊皇子栴為慶王權為寧王楩為岷王
橞為谷王松為韓王模為瀋王楹為安王桱為唐王
棟為郢王㰘為伊王齊東知縣鄭敏坐事逮繫縣民
詣闕頌能復官賜衣鈔六月詔羣臣參考歷代禮制
更定冠服居室器用制度以天久不雨命刑部官及
監察御史清理天下獄囚頒書籍于北方學校七月
上諭工部臣曰漢高祖徙豪富於關中朕初不然之
今思京師天下根本亦欲令富民居焉蓋徙至者五
千三百戶上曰應天太平寧國鎮江廣德五府州縣
朕念國初供億之勞民田盡免賦官田半徵民情玩

恩復爾逋負朕所以全徵之今終不忘其半徵如故命犯法而誣引良善者所誣雖輕亦重坐之八月遣官行詢鰥寡孤獨令有司加卹秦王樉有過召還命皇太子巡撫陝西既行勑曰爾自幼至長未嘗遠出今命爾行陝渡江之際雷起東南爾征西北夫雷天威也爾前行雷後從其兆威震然威陰不雨業已聞占法主有陰謀者爾宜慎舉動節飲食嚴宿衛親君子遠小人威震佳兆未可恃也遣使山東河南郡縣發預備倉以貸貧民九月嘉興府通判馮安送至私鬻鹽徒以其鹽賞獲者戶部奏安違例責償鹽入

官安言律者萬世常法例者一時旨意昔唐太宗選人許冒勅不首者死未幾有犯命殺之大理少卿戴冑執奏於法應流太宗怒曰卿言守法而失朕信冑曰勅者一時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選人多詐故欲殺之既知不可復斷以法此忍小忿存大信也夫今之律即古之法也若依例則于律內非應捕人給賞之言自相背違上是之詔論如律復以新化丞周冉為吏部考功主事冉永嘉人明敏有治才初繇進士授新化縣丞以廉勤稱門無私謁吏卒不敢欺驗民貧富及丁稅多寡第而籍之有賦役以為差獄訟文牘皆躬理問訟詞情偽民晏然安業流民歸者益眾滿考課最升考功主事縣民籲欲

等諸闕言自本官去職縣政復擾民不安業乞留再任上命吏部度之賜宴遣行十一月諭天下生員兼讀誥律民間子弟能誦大誥者賞之皇太子還自陜

二十五年春正月詔諸王赴京命歲訓將練兵周視封疆作軍器必精良以固邊圉以河決開封諸縣免今年田租二月上諭刑部尚書楊靖等曰京師之獄卿等三覆奏朕親臨決猶慮不當中外有司安能人盡職所上獄卿等詳讞之命學較生員兼習射書數法丙寅月食癸酉詔諸將杖流罪以下謫戍雲貴者復其官曰此皆從朕萬死一生不戒而犯朕不忍置

于法令既有年必自新矣曹縣主簿劉郁因事逮繫者民詣闕言郁廉勤上喜復其官三月勅燕王曰發胡散處絶塞聚必爲患其選北平都司并護衛騎兵精銳者聞以乃兒不花等所部列爲隊伍使爲鄉導命北平指揮使周興爲總兵捜捕之四月皇太子薨郡臣入慰上曰朕老矣太子不幸命也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第四子類朕朕欲立之何如翰林學士劉三吾對曰將置秦晉二王何地上大哭罷六月上聞天下學校生員多驕縱慢師命禮部著學規俾守之七月秦王樉還國上謂侍臣曰治有緩急治亂民

不可急急則益亂撫治民不可擾擾則不治嵩州
學正吳從權山陰教諭張恒以給繇見上問民間所
苦皆對曰不知也而非職事上曰學官即勤教豈有
不與人接者朔望休暇四時節序朋友往來民情世
務當亦談及夫其所學皆聖賢之道固將用之君雖
不問猶且陳焉槩云不知何者爲教何以用之將來
其害乃之極邊榜諭於天下八月祔葬皇太子孝陵東
冊謚曰懿文立允炆爲皇太孫名太常寺卿許昇問
祭禮昇不能對典簿劉仲實從旁代對甚詳上責昇
曰國之大事而昏惰不恭遂降爲刑部主事以仲實

代之立軍衛於山西大同等處屯田守禦歲給公侯祿如舊歸所賜田於公錄百官歲俸之數計穀幾何當出米幾何計田幾何乃出穀幾何較農夫用力多寡之勤勞而爲之書名曰醒貪簡要錄頒中外十月度地自牛首山接方山西傍河淮爲上林苑尋以妨民罷十一月重定中外文武百司品階勳祿之制十二月命士人因小過罷黜及遷謫遠方者聽舉用改興鐵務賜諸功臣閏十二月刑部尚書楊靖鞫一武臣門卒檢其身得一大珠靖曰僞物也椎碎之而以聞上嘉歎靖有四善焉得奇物不獻一善也其珠必

有所受若轉窮竟且起大獄碎不問二善也門卒無
所嘉獎杜小人之倖端三善也敏才應卒四善也是
歲以方孝孺爲漢中教授
二十六年正月免天下耆民來朝二月命晉王總馮
勝等所統河南山西馬步軍士出塞代王亦率護衛
兵出塞受晉王節制勝及傅友德等皆召還京國公
藍玉謀反伏誅三月勅諭燕王曰有告指揮乃兒不
花有逆謀者人言夷狄畏威不懷德果然可遣人防
送至京胡人反側背恩不可無備衛護衛士卒遇出
獵必選數千騎披堅執銳訓練使習則臨陣不怯宋

國公勝等已召還當諭諸將士防禦之策舊防胡兵非出征不可輕縱恐盜馬潛遁陰泄事機若欲用禦敵常參錯之命馮勝傅友德還備北平命山西屬衛將較悉聽晉王節制北平屬衛將較悉聽燕王節制軍中事一奏聞一啓王知未著于令諭晉燕二王各統所轄都司軍馬軍中賞罰大者以聞小者從宜處分諸司職掌成其書倣唐六典之制頒示稽制錄千功臣蓋攷漢唐宋功臣封爵食邑之多寡及名號虛實等第使朝夕省覽以過奢僭四月孝感縣言民饑有預備倉糧萬一千石請貸之卽命行人驛給因諭

天下有司自今歲饑先貸後聞以大久不雨許羣臣
直言時事五月定學官考課法用科舉生員多寡爲
殿最詔功臣墳塋葬具皆自營備戰歿者官給之六
月嚴皇陵車馬過陵及守陵官民入陵者百步外下
馬違者以大不敬論申禁錦衣衛毋鞫刑一付於法
司開卜筮禁勅曰歷代聖君賢臣謹禮循法畏神明
也一或不畏神假於人及災禍矣朕考前代勳臣受
封皆屬虛號祿食給繒布而已我朝賜以腴膏土田
待有功不薄尚有不知分限以速戾者業須稽制錄
而教之爾禮部尚將公侯食祿及服舍器用等殺著

為定式申朕保全之意名諸王於京師七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罷各布政司寶泉局選秀才張宗濬等隨春坊官分直文華殿進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開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材藝諸故事於皇太孫八月命吏部今後除官即與實授勿試職九月詔曰邇者朝臣不臣其無忠義者如李善長等陰與搆禍事覺各伏誅藍賊為亂謀洩捉拏族誅萬五千人矣餘不盡者已榜赦之慮奸頑無知尚生疑惑自今不分藍胡二黨未犯者盡行赦宥於戲古之忠臣義士感激人神歡動祖宗其亂臣賊子歷代爲患者不特不能感

動人神於當時亦影祖宗幽囚於地下特誥臣民大許自新賜河南按察司僉事王平敕曰古有志之士竭忠以事君務公以福民朕夙夜孜孜鮮副朕志河南僉事平同書吏源按臨屬郡郤孟津宜陽之吏賂械人聞奏朕甚嘉焉賜平鈔百錠衣若被源鈔半之其益勵初忠則永有嘉譽十一月寧化縣典史杜護坐事當罪縣民訟其廉幹復之時天下入覲學官咸命侍朝考試文辭詢問經史及民閒政事應對稱者獨泰州訓導門克新敷奏亮直紹興教授王俊華文辭優美上擢克新爲左賛善俊華爲右賛善名諭曰

所以左克新右俊華重直言也克新翟昌泰州人為人寬厚和易仕至禮部尚書其卒也上甚嗟悼遣官祭之命有司護喪歸葬十二月永鑑錄成其書輯歷代宗室諸王悖逆者為監又輯歷代人臣善惡為勸懲名世臣總錄須有位

二十七年正月上退朝顧翰林學士劉三吾曰朕歷年久而益懼者恐懈也日慎一日較尚未臻甚矣治難夫愛民之心不實則民不蒙澤民不蒙澤則衆離怨積於常懼焉發天下郡縣預備倉貸貧民令公侯未有第者與為第于其鄉有祖宗墳墓者與為饗堂于其塋應封三代二代者封二月罷在外文武諸司

公宴繁峙知縣劉英坐事被逮耆民詣闕乞貸釋之給道里費遣還三月上謂侍臣曰人主聰明不可使壅蔽壅蔽則天下之事不達矣翰林學士劉三吾對曰惟博采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大上曰善令武官子弟當承襲者五軍試其騎射閑習方許授職不能者給俸三年而復試之又不能謫戍軍著爲令上謂侍臣曰毀譽之言不可不辯也問君子於小人小人未必能知鮮不爲所毀問小人於小人朋黨阿私譽必衆矣人主能知毀中之賢則誣謗可息知譽中之不肖則偏黨可絕命天下種桑棗有儒士

初授郡縣陛辭上曰試言涖民何先對曰先教化曰教化何先對曰獎勸之上曰先身焉以天下大定命工部取甲兵裂藏之立唐渾瑊祠於乾州命民間高年老人理其鄉之訟上謂太子少保唐鐸曰帝王體天道順人心則國家基業自久朕思前代亂亡之故未有不繇於違天而逆人卿久事朕資弼良多朕有弗逮卿即言之徵儒臣定正宋儒蔡氏書傳八月遣國子監生及人材分詣天下郡縣修治水利禁用錢以重鈔法作十酒樓江東諸門之外許民爲酒坊接四方賓旅以樂將康樓有鶴鳴醉仙謳歌鼓腹來賓

重譯諸名醉仙宴百官焉寰宇通衢書成十月命府州縣學生員廩十年而學不就者罰爲吏十一月賜盱眙縣知縣方素易勅曰爾素易蒞政三載內艱去官民弗忍舍詣闕留任何以致之特遣使齎鈔二百錠衣服被各一襲靴襪各二對用旌爾能爾惟懋哉素易入謝賜宴禮部許歸葬而後復官漢中府同知柴甫以事下獄其僚屬與同獄者言甫廉介特宥之復其官

二十八年正月勅周晉二王各發其屬衛官軍築城屯田於塞北勅燕王發北平遼東三都指揮使司屬

衛精銳馬步軍命都指揮使周興為總兵官勦捕野人於三萬衛等處二月詔罪人罰役死者父兄免追補令民百戶為一里婚姻死喪疾病患難富者助財貧者助力春秋耕穫一家無力百家代之以教民厚四月命監生分行天下勾稽吏牘六月詔國子生曰孔子作春秋脩身立政之道備矣處事決疑其能舍諸諸生治經鮮有明春秋繼今習讀之九月免山東稅糧及直隸應天等五府秋糧勅曰自古國家立建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子孫遵守而已蓋始受命君起自側微備歷周知恐後世守成之主未諳世故山

林初出之士自矜己長至有奸賊之臣狗權利作聰明上不能察而信任之變更祖法以貽禍敗是以日夜精思永垂典則朕少遭亂離賴天之眷剪除混一卽位以來勞神焦慮與海內蘄乎治作祖訓一篇開導我後世爲家法爾禮部其須條章於天下後有言更者以奸臣論殺無赦閏九月以子孫衆盛天下官吏軍士繁多更定親王歲賜祿米十月於東宮諸王世系預命二十字爲名首一世一字臨時足二名爲命左軍都督府左都督楊文等討龍州奉議南丹諸蠻之梗化者諸蠻皆服罷百官朝參賜食禮十一月

侍臣進講無逸篇上謂曰朕每觀是篇必反覆詳味
求古人之用心乙亥月食禮制集要成其書載冠服
房屋器皿傘蓋牀帳弓矢鞍轡儀從奴婢俸祿奏啓
署押體式定制頒布中外十二月洪武志書成述都
城山川地里封域之沿革宮闕門觀之制度以及壇
廟寺宇街市橋梁之易置
二十九年二月百夷侵緬遣行人李思聰錢訓古兩
諭之皆聽命征虜前將軍指揮僉事胡冕勦平柳桂
山寇分遣指揮僉事宋臣等討平廣東潭源諸洞及
廣西平川增益之地凡斬獲數千餘械賊首京師戮

之遣使諭曰命爾往征苗亂意在殲渠乃概行斬戮宋曹彬不殺後嗣以昌曹翰殘酷身罹窘窮往者不追後當爲戒寧王權言巡塞見脫輻意胡兵往來道上慮且寇邊勅燕王選精卒壯馬抵大寧全寧沿河南北覘視隨宜掩擊之三月燕王遇胡兵於徹徹兒山擒其酋將孛林帖木兒等數十人追至兀良哈秃城遇哈剌兀復戰敗之命國子監學正吳啓署祭酒博士楊淞署司業學錄張毅署監丞事面諭以簡身飭行守道尊嚴使諸生敬慕而化五月壬申月食於斗宿七月上覽唐書至宦者魚朝恩謂侍臣曰漢末

雖宦官驕縱尚無兵權至唐授之太阿馴至劫脇天子廢興在握朕深鑒前轍服役使而外重者傳命四方而已但有罪罰無赦也八月免應天等五府田租改六部諸屬部爲清吏司九月召天下致仕武臣於京師而大賚之曰朕起兵時與爾皆少壯今老矣久不相見居恒思之資爾薄物遲終天年朕與爾同歷諸艱天佑朕子孫則爾子孫則亦有無窮之祿爵諸臣感激有墮淚者諭兵部人陞官一級十二月頒稽古定制於功臣世祿之家加申飭焉上爲序曰昔先王制禮別尊卑定貴賤上下秩然朝代雖改禮樂制

度多相因也或有損益小過不及而已朕自定天下
以來立綱陳紀頒布天下有年歲矣至若官民房屋
墳塋碑碣亦嘗斟酌前代著畫一制豈期奸臣胡惟
庸故紊條章俾諸功臣不遵守雖先塋碑碣亦不樹
立最甚無如藍玉房屋家奴人至數百馬坊廊房皆
用九五間數營店舍宅埴中招集百工與爲市易心
欲背朝廷爲亂夫自古賢人君子一心公朝念所食
祿不耕不蠶坐享民供又敢興販與之爭利今我文
武臣往往不屬厭使子弟奴僕家人坐買行商至出
外倚勢中鹽越資攙次撓法多端今命翰林酌唐宋

制定墳塋碑碣丈尺房屋間架及食祿之家與販禁
例編類成書永遵守之嗚呼敬聽朕言聿求多福已
巳月食于井永州府知府余彥誠齊東知縣鄭敏定
遠知縣高斗南儀眞知縣康彥民岳池知縣王佐安
肅知縣范志遠當塗知縣孟廉縣丞趙森懷寧縣丞
蘇益休寧縣丞甘鏞坐事逮獄所治耆民具列善政
詣闕以請上並嘉之賜襲衣靴鈔遣還仍賜耆民道
費
三十年正月命長興侯耿炳文佩征西將軍印爲總
兵官武定侯郭英爲副選精銳步騎於陝西甘肅以

備胡勅肅王楧曰古者兵出於農有寇則戰無事則耕春氣方和宜及時督軍屯種遇有征伐親率精兵與長興侯炳文進討置行太僕寺于山西北平陜西甘肅遼東以掌馬政詔郡縣貸預備倉於貧民陞翰林修撰張信爲侍讀編修戴彝爲侍講勉以唐陸贄崔羣李絳之徒雖在翰林皆當正言讜論以益時而聞後須爲政要錄其書凡十三條載文武官屬體統及僉書案牘次第軍士月給廩餼與宿衛之禁屯田之政二月上謂羣臣曰民莫勞農朕一食一衣居常念之爾等當求所以佐朕裕民之道三月諭蜀王椿

曰制夷狄之道當賤其所有貴其所無秦蜀茶自碉門黎雅抵朶甘烏思藏五千餘里皆不可無前代重之非以專利也我國家榷茶本資易馬今惟易紅纓等物蓋因邊吏不譏私販出境茶爲夷賤夫使番夷坐收其利而馬入中國少豈所以制之哉其諭布政都司嚴禁焉因命曹國公景隆齎金牌勘合直抵西番與爲符契以絕奸欺申嚴私茶出邊禁上謂禮部臣曰今四夷諸番莫不臣服即如烏思藏西天尼八刺國去中夏至遠亦三年一朝惟打煎爐長河西土官未歸宜遣諭之四月勅晉燕二王修邊十事諭燕

王曰玉井天城皆西北要地非堅城深池莫守之山西軍已城玉井宜令北平軍城天城勅晉燕二王曰近占天象胡當寇邊朕度人事前秋山西塞外降胡逃歸嶺北數人居山西八年豈不以中國虛實謀之胡人其令都司行都司簡閱騎卒或三萬或二萬常兼步卒數萬每騎兵五百領以一將分為五隊隊領一戰將五將咸聽一將之令步兵亦如之與騎夾攻我馬雖少步卒則多彼無步卒來可戰矣申禁人民毋出海與外國互市能所在鐵冶上謂戶吏二部曰富民生長田里周知民事有恒產必有恒心豈無才

人其籍名於籍朕將選用之議察私茶於川陝五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大明律誥成詔行天下罷除即位以來禁例榜文勅楚王楨曰近古州蠻作亂爾能此時即率護衛軍馬往征豈不稱賢迺以都司奏兵不足請調屯軍爾護衛軍則置不用夫尊居王位安享富貴宮室衣服輿馬皆民之供不能禦其災患百姓必怨鬼神必怒禍將薄矣若能奮威除殘山川鬼神將來助順亦可悠久勅至即遣護衛精銳并統都司所屬軍馬期七月二十日進討以湘栢爲爾副庚申夜有星大如雞子尾赤有光自天厨入紫薇垣後有

二小星隨之至游氣中沒勑晉燕代遼寧谷六王曰驗之歷代天象若此者邊戍不寧雖非今應二三歲間灼有寇者胡馬計有千萬爾等所守地方不下六千里衆會為難每處軍馬多者一二萬而已胡若南行馬勢必盛自非深機熟算精能制之吾老矣精力衰微籌慮多艱爾等藩屏朔土倘有失虞不但貽憂殃躬爾等安危亦繫吾今粗與爾謀或今歲或二三歲大軍未會本護衛若都司行都司軍馬各守分地胡若入寇且無與戰或入壁壘或據險隘夾以步兵深伏待之彼見不戰必抄掠四出俟其驕騁隊伍息

散巡截要道破之必矣若一見輒輕赴必且失利不可不審復勅晉燕二王曰今塞草豐茂山後地高夏無酷暑宜留心防禦上天垂象不可刻寧訓練士馬控弦備之天下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十九萬三千四百餘人並賜鈔遣還六月諭刑部立政平訟理二旛所論因引至奏當者行人持訟理旛傳諭無罪者持政平旛傳釋之命五府六部都察院六科給事中通政司詹事府詳加審錄武臣死罪則親决焉勅楚湘二王曰前命爾兄弟七月廿日以前進勦洞蠻今占天象太白七月三日伏兵未可行十月二十三當

夕見西方太白出高深入者勝用兵當知也指揮齊讓已壓蠻境即遣語之令且嚴備太白出後併力討之生擒蠻人切毋輕殺兵非殃民所以安之勅晉燕二王曰知爾兄弟出開平數百里統軍深入古人論兵知己知彼若能知彼不能知己不勝無凶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凶莫甚焉自遼東至甘肅東西六千餘里我可戰馬僅十萬京師河南山東雖云有馬猝戰難集苟事之急北平口外馬不過二萬而已胡人上馬動計十萬折衝鏖戰雖古名將亦或難之所以筭我馬數必欲知己縱有步軍不可追北但可夾馬助

聲勢今爾等帥數千馬離開平三四百里無輕騎遠
堠駐礦塞中設胡兵數萬晝潛夜行隱柳藏荻猝然
相遇何以制之卽欲縱轡疾馳奈軍士何夫吾馬數
旣少全仰步軍止可常附城壘去城二三十里往來
屯駐遠斥堠謹烽燧設信砲若猝有急一時可知萬
一不測便可固守待援今不深思熟慮提兵遠行其
不遇敵則僥倖耳噫吾起寒微因天下亂不得已入
行伍中不二年從者如雲猶且聽命諸雄又二年帥
將士東渡建業練馬勵兵以觀事變其時諸雄皆放
恣無藉之徒元不能馭乃命守山開平總兵四征與

之並驅又不十數年乃殄滅之以有天下當並驅時
張士誠稱王於姑蘇陳友定抱險於八閩方國珍擅
命於甌越杜遵道劉太保僭亂於中原徐壽輝陳友
諒相繼僭號於江漢元義兵李察罕輩奮起河洛劉
太保莫能與敵梁地遂平察罕之兵徑入齊魯滅亂
孽毛氏之類渠帥雖能嬰城固守及與抱戰所在敗
北察罕驕盈狂詐卒殞敵手其甥王保保帥兵一切
作爲蹈勇之謀不能服衆以致部下聲言效忠朝廷
請命加誅從是元內外釁生睽覬其機發兵討之兵
渡江淮長驅齊魯席卷河南遂入潼關復遣大將徐

郛趨眞定營通州元君棄城北歸晉冀關中相繼底平不三年而天下一統噫吾用兵一世指揮諸將未嘗敗北正欲養銳觀胡之變夫何諸將日請深入不免疲兵和林此蓋輕信無謀致傷生靈數萬所以爾兄弟提兵遠行吾甚慮之自古及今胡虜患中國久矣歷代守邊先謀爲急吾於北鄙尤加繫心爾聽吾訓能明事勢無少懈機雖未必勝亦不能患善勝敵者勝於無間愼哉愼哉駙馬都尉歐陽倫坐販私茶賜死七月上謂兵部臣曰守備邊將其初皆能戡禍定亂後乃罔嚴禦虜但逐財貨如甘肅西凉守將宋

晟莊德張文傑等多獲夷馬牧于塞上以所虜胡爲奴待如親屬不思一旦變生不惊羣牧去耶其令自今毋奴胡人毋私鬻所畜馬欲用財則入馬官買之征討之日分給騎士損者償馬之直上諭羣臣曰人不能無過平心自知矣其心本公爲事或繆此則局識致差若緣私而戾故爲耳此君子小人之辨也然君子之過雖微必彰小人之過雖大弗形盖君子直道而行小人巧於修飾人君不察且莫辨又曰朕觀往昔議論於廷有忤主意必君子也其或順從必小人也忤而怒之順而悅之小人得幸君子斥矣人

上進退當取兼衆論焉申明學規教條頒示國子監
生勅燕王曰用兵在明號令信賞罰少有姑息誤大
計矣山海衛指揮佑故慢王令其何以齊三軍發往
開平贖罪諸指揮千戶驚所乘馬騾徒行其何以揚
威武勅至即罪佑以徇繫送驚馬騾者于京師八月
勅曹國公李景隆曰天下久平兵事懈弛緩急寧濟
特命爾佩征虜將軍印訓練河南兵法云用之在乎
機顯之在乎權汝其慎哉都察院奏獄囚應死者上
曰豈可無矜疑命羣臣審錄之合宥者戍邊九月令
天下民里置木鐸一選老者與瞽者月以六諭持鐸

徇道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又令村置鼓農種時月晨而鼓之鼓鳴衆集及時力種里老人督責其怠惰者惰而不督里老人則罰婚姻死喪隨力相資以成仁俗十月詔曰邇年郡縣租賦因官吏不能宣布條章民愈窮困今勑戶部許收絹布金銀等物准民遞租隨土所便十一月上見散騎舍人衣殊鮮麗召問製用幾何曰五百貫責之曰農夫力耕而不息蠶婦寸織而不得勞甚矣登場下機公私逋索不能有之汝生長膏粱紈綺邈不知農桑之艱難夫是衣也數口之家

一歲賚也癸亥月食十二月上時不豫勅廷臣曰昔有元世治何期至正之君怠民慢神天假羣雄倡亂兵興朕潛草野不得已而從戎恐見吞併自相磨滅如此者十有七年西定荆楚東平吳越北有華夏爲衆推戴得有天下三十年于茲朕壽亦七十矣自非皇天眷命得久若是古語云天不與首亂者朕無心天下而心救民殆天命之乎比失調受疾卿等頻仍問安禮也堯舜禹湯文武之世臯夔稷契伊周爲臣一志匡主朕以示卿卿等竭忠修職副朕至懷

三十一年三月晉王棡薨四月罷囘囘欽天監勅燕

王曰寒烽數警虜詐也欲誘我出縱伏邀之其令毋
近烽處即望遠亦須去三十許里此秋或有虜騎南
行不寇大寧即襲開平度其人馬不下數萬可調都
指揮莊德張文傑於西凉名劉眞宋晟二都督於開
平名武定侯郭英等於遼東會兵一處悉出遼王及
介英眞晟翼左德文傑翼右爾與代遼寧谷五王居
中彼此相護首精而外銳己丑上享太廟畢顧立廟
門名太常寺臣指桐樟諸樹曰往年種此不覺成林
鳳陽陵樹當亦似此因感愴泣下旣曰昔太廟始成

還宮就室朕退休夢皇考呼曰西南有警覺出視朝果得邊報祖考昭臨時時在上爾等加敬中使且暮灑掃省視以時毋有不虔恭勅左都督楊文曰兵法有言二心不可以事上疑志不可以應敵北平中國門戶朕子燕王在焉以爾爲總兵參贊之燕王往開平隄備爾以北平都司行都司并燕谷寧三府護衛選練精銳馬步軍士隨往王有號令爾奉行之大小官軍聽爾節制慎無疑志而有二心勅武定侯郭英曰胡遁久矣萌蘖未殄不可不防命爾總兵劉眞宋晟爲副爾啓遼王至開平迤北擇險屯駐遼東都司

并護衛各衛所步軍城堡之外餘皆選鋒隨往一切號令悉聽節制于燕王勑燕王曰周天下治矣周公猶告成王曰詰爾戎兵海內今雖無事天象示戒可不防胡朕諸子汝獨才智秦晉已薨繄汝爲長攘外安內非汝其誰已命楊文郭英兼總諸軍聽爾節制爾其統率諸王相機度勢防邊乂民以答天心以副吾意閏五月乙酉上崩于西宮上素少疾及疾作臨朝決事如平時漸劇焚香祝天曰壽年久近國祚短長子孫賢否簡在帝心爲生民福特特符召燕王建文用事者矯詔却還之淮安疾劇上問第四子來未

聞雨降喜形于色遂崩壽七十一遺命喪葬儀物一從儉樸毋金玉孝陵山川因其故諸王臨國中毋奔喪京師天下臣民臨三日皆釋服毋妨嫁娶辛卯葬孝陵永樂元年上尊謚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嘉靖十七年加上尊謚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臣喬遠曰仲尼聖湯武豈不以救民哉至其慙德不逮漢高高帝所繇起與漢高同抑不似其為秦亭長至神武謨筭文學之長不啻過之若夫兢兢業業不

少寧荒雖二帝三王所稱蔑以加矣皇明王臣曰章神武明達睿智

有大度始渡江時首帥羣雄多淫湎肆戲帝獨克己下人旁求賢士尊以賓禮聽受其言晝夜忘倦書宋眞德秀所著大學衍義于殿廡出入覽觀內致嚴明宮闈遵職不預外事官寺給使無所專預勤于聽斷四鼓而起未明而朝日昃始罷稍閒輒與諸儒講論經史晡時復聽政至昏還宮隆寒甚暑未嘗少變體或不和亦強出視朝有論者無間卑賤皆引見四夷有小警則終夕不寐深思弭患之宜自奉儉朴衾不用表罷四方異味之貢非宴羣臣不特設盛饌語於禮度對羣臣心正表宸羨吳之滅男拜夫將以講其勞誠論其下欲引古道出言成文動協典誥自爲詔剪煩綺卽成思如宿搆辭義森蔚用兵料敵擬變如神成算所授無不克捷諸將奉命成功不吝官賞府庫所儲厚賜宣力之臣敬天地嚴禋祀先期齋戒出宿外殿至期行事秉圭促武夔蕤蒞畏始時分祭南北郊帝謂天父地母豈宜異位乃采古明堂遷制爲崇宇並列合祀六宗百神各築壇左右從享革嶽鎮海瀆封號以正幽明之辨廟祀古帝王有功德

者于京師復以時祭其陵墓褒前代死節之臣或官
其子孫余訪懿設遣以記錢皂式講奚變省躬自吝
鎮驛族宥設亦定民克莽貧弱詩及稱擒艱苦每為
濟流於大姓兼并貪吏漁取深惡織之犯者必置語
出崇尚教化新作大學數千聞孔子廟去像立主乘
集蕭祀行釋奠禮學徒之盛至五千人海外遠國暨
雲甫宥長皆遺子受業下及郡縣皆有學田養士斥
粗米以數百萬令門方屛歲行鄉飲酒禮立旌善中
明二亨以示勸命原老之徒皆拜君親作書誥民
導以遷善諄諄數十禹言所為文章數百千篇皆可
傳誦法令紀詩禮樂制宴靡不備其幾然可述天下
大妄在位三網十一年訓代于孫祖訓貽鑑具有成書
春秋已高蔔勤為治馬政邊防文教兵籍孜孜不
忌至亥二奇王官達話皆讀營宣止陵之郡孜存節
儉鳴呼聖矣世一貞日元以荒服奴虜之象景我中
國而恐臣之舉世之元豪傑顯首事之推結之主傾
耳而聽侏離之帝令踐元而上者而也臣元而人首
行會也高皇帝起灌布提三尺驛上與羣雄角而將
之乘勝而北驅虜而置之大漢翎以乾坤闢而再位
旧月綠而重朗海嶽奠而如故民之外人復而冠屨夫豈

直得聖人之威哉卿軒轅遜五兵六禹讓去圭矣高
皇帝猶不自聖奉大寶于盤水敢六焉以朽索雖鳴
而起未游邑而覩朝不以寒暑間者戒滋逸也六宮
敢危位而已無燕趙二八之奉戒滋湯也賜祖之詔
無歲不下成盡民也一記閣江樓樂我罪之終其身
下言諱宮引館試沍孩迫去氣遠詩記之豈詩可歸
在野歲襄侍也沍諒在臣傍十上年所始克平戒君
天也刺鮮亂安廟阻月本貳明闕聽其自服而不之
討求啓樊也褒承担析中書省而六之戒專國也五
都督侍搓兵籍兩不與藹發兵都禹詳發而不治兵
求專戎也六尺之試垂拱丙不爲府而席戎內十也
外栽食周祖而下與政武外隊也南而三十年而不
政元薄海內外稱從衣而不加微號戎隊心也高皇
帝輩陣武蓋一世而許其才以下一從之賢士其尊
在九豆而洞微其恭蒸以與問闔之志通其開闢之
積兵以嘗天心是故歷十飭紀而天眷益厚其深澤
藝國奈民志是故歷危疑雲培之恭可下勤具紀法
只只編羅乎後代是故指庭詳狄之畢欲竊之而不
能
久